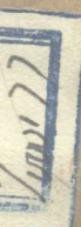


# 裴鉶傳奇

〔唐〕裴鉶著 周楞伽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裴 銖 傳 奇

〔唐〕裴 銖 著

周 楞 伽 輯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题签 顾廷龙  
封面装帧 张苏予  
责任编辑 曹中孚

## 裴 钢 传 奇

〔唐〕裴 钢 著  
周 楞 伽 辑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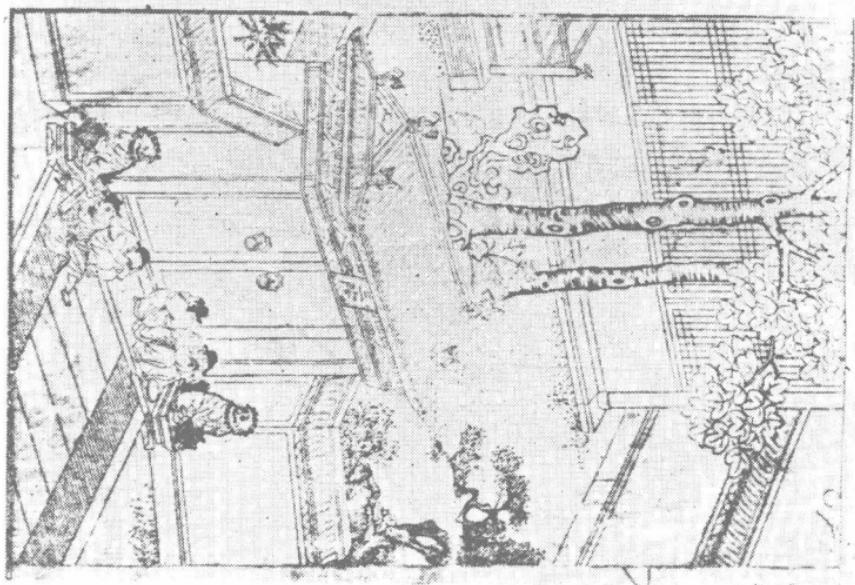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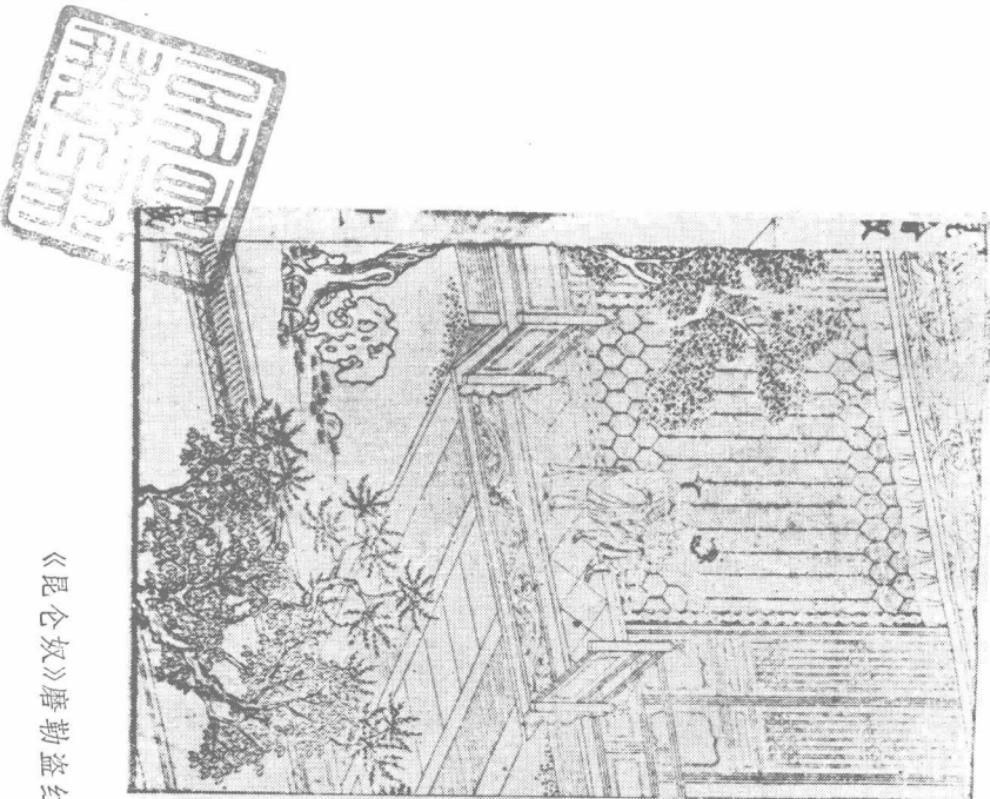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0

统一书号：10186·205 定价：(六)0.87元



《昆仑奴》磨勤盗红绡([明]王伯良刊本)

## 前　　言

我们现在都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或传奇文，其实这种文学样式在初兴起时原来各有篇名，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似乎并没有传奇这个称谓。韩愈的《毛颖传》实在也是传奇文，但张籍却讥之为驳杂无实之说，这“无实”二字虽也有传奇之义，但当时却并没有称这种文学样式为传奇的。直到晚唐裴铏，才把他的小说集定名为《传奇》。宋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陈师道《后山诗话》，在《传奇》条下说：

唐裴铏撰，高骈从事也。尹师鲁初见范文正为《岳阳楼记》，曰：“传奇体耳！”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

这里所谓“理胜为贵”的“理”，就是张籍《再致韩愈书》中所说的“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的“理”，亦即文章内容中所包含的事实道理。历来文人都象曹丕那样，把文章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要用来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现在却以文为戏，拿来写小说，岂非离经叛道？难怪张籍要斥责韩愈“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而陈振孙也要起来为范仲淹辩护，说他的文章“岂可与传奇同日语”了。他们两人的话，可以代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以卫道自命的士大夫的见解，他们都是从来就看不起小说，认为这种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传奇体”这名称的提出，最早似乎就是北宋尹师鲁（洙）这一句话，它是否渊源于裴铏的《传奇》，尚无确证。不过王铚的

《默记》和赵令畤的《侯鲭录》，已都称《莺莺传》为传奇，虽然他们也都是宋人，不足以推翻裴铏把他的小说集题名为《传奇》后才有“传奇体”这名称的说法。洪迈是南宋人，他在提到唐人小说时，也只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并没有称之为传奇。我们只要看陈振孙把《后山诗话》中提到的尹师鲁这句话归在裴铏《传奇》条下，就可见“传奇体”这名称多少和裴铏的《传奇》有几分关系。不但如此，直到明、清两代把传奇的名称移到戏曲上去后，清人梁绍壬还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说：

《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

传奇的名称，是否如梁绍壬所说的那样，是另一问题，姑置不论。但唐代还没有传奇这种文学样式的名称，是宋代因裴铏《传奇》的流行，才把它概括了一切唐人小说，给唐人所创的这一文学样式定下传奇的名称，似乎较为可信。

## 二

《传奇》的作者裴铏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传，《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于“裴铏《传奇》三卷”下注：“高骈从事”，但两《唐书·高骈传》中都未提到裴铏。我们现在所能查考到的有关裴铏的事迹资料，只有宋计有功编的《唐诗纪事》和清陈鸿墀编的《全唐文》中一些简略的记载。《全唐文》八〇五“裴铏”条下说他：“咸通（唐懿宗年号）中，为静海军（属岭南道，治交州）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说：

乾符（唐僖宗年号）五年，铏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题石室》诗曰：“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羶蚁，弟子

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祇愿到沧溟。”时高骈为使，时乱矣，故铏诗有“愿到沧溟”之句，有微旨也。

照计有功的说法，裴铏虽然是高骈的下属，但似乎并不赞同高骈的行事，铏诗中“愿到沧溟”的句子，显然有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但到宋朝晁公武的笔下，却把裴铏刻画成一个阿谀逢迎诱导上司的无行文人，他在《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中《传奇》条下说：

《唐志》称铏高骈客，故其书所记皆神仙恢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铏辈导谀所致。

把高骈的惑溺神仙、嬖信吕用之，都归罪到裴铏头上，似非持平之论。裴铏在咸通年间为高骈掌书记时，固然不免要逢迎高骈，《全唐文》八〇五中那篇《天威径新凿海派碑》，就是一篇对高骈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到乾符五年他做了成都节度副使兼御史大夫后，地位已经相当高，似乎已没有逢迎高骈的必要。何况高骈的好神仙道术，是晚年的事，他嬖信吕用之，是在裴铏做了成都节度副使以后的广明、中和年间，那时高骈已调镇淮南，裴铏不见得会抛掉自己的高官不做，反而远道去追随高骈，和吕用之争宠。我们在两《唐书·高骈传》中，可以见到高骈晚年吕用之恃宠专横的行径，罗隐的《广陵妖乱志》一书，更是专记吕用之专权横行的事，但其中并没有裴铏的名字，可见高骈调镇淮南时，裴铏和他已不在一起。清王士祯编《五代诗话》，把裴铏归入前蜀人物类，未知何据，但由此也可证明裴铏作成都节度副使后一直未离蜀中，唐亡后就改仕前蜀，他的晚年和高骈并没有什么关系。

裴铏写作《传奇》的时间，到底是在咸通中为高骈掌书记之初，还是在乾符五年作了成都节度副使以后呢？我认为这应该是他早年的作品。历来封建士大夫都把小说视为小道，是以文为戏，尤其是当他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后，恐怕影响为官的声誉，

很少再去写这种东西。《传奇》中除《王居贞》篇外，每篇作品都系以故事发生的年代，最早是《孙恪》篇的代宗广德，最晚是《陶尹二君》、《宁茵》二篇的宣宗大中，大中以后咸通年间的故事就没有了，由此足证《传奇》的写作时代必在咸通末，至迟不出乾符初，到了乾符五年，他已作了成都节度副使，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便不免要崇儒兴学，《题文翁石室》诗，再不会去写《传奇》一类作品了。

《传奇》作于裴铏早年，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的一段记载：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赵彦卫的生活时代和裴铏虽相去三百年，但他的话必有根据，决非向壁虚构。裴铏似乎出身庶族地主，尽管他的姓氏在唐时是关中著姓，但后裔式微的很多。当时寒士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投靠藩镇军阀做幕僚，仰赖他们的论荐得官，或者把作品当行卷向主司投献，希冀得他们的垂青而获隽，这种向主司投献的行卷，它的作用，正和后世读书人当敲门砖用的八股文相同。由此可见裴铏写作《传奇》的目的，不在于谀导高骈，而是想以之作为进身的阶梯。不过在向主司投献行卷以前，必须先藉当世显要的推毂，求他把姓名达之主司。裴铏所赖以推毂的显要无疑就是高骈，那他当然不免要投高骈之所好，这也许就是晁公武目为“导谀所致”的由来，但却不能和高骈晚年惑溺神仙、嬖信吕用之事混为一谈。因为仅仅作为行卷之用的几卷《传奇》，决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竟足以影响到高骈晚年的作为。陈振孙轻视传奇小说，晁公武却又过分夸大了传奇小说的作用，这两种看法都不大正确。

《传奇》虽没有影响高骈晚年的作为，但它却造成了裴铏自身的通显。中、晚唐藩镇军阀的权力很大，日趋衰落的唐王朝不能不买高骈的情面。裴铏所以能从小小的记室地位一跃而为侍御史、内供奉，后来更作到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的高官，显然是由于高骈的推轂；作为敲门砖，《传奇》的作用确实是相当大的，寒士的两条出路，裴铏都走通了。

鲁迅对唐人传奇有深湛研究，他早就看出裴铏写作《传奇》，意在仰赖高骈，跻身通显，所以说“此或当时谀导之作，非由本怀”。这“非由本怀”四字，是指作品本身的写作目的在用作敲门砖，因欲假手高骈达之主司，自不免要投高骈所好，从这一点上说，确实“非由本怀”。但能不能因此就说裴铏的整个世界观也和《传奇》内容毫无关涉，他的信仰神仙服食之说、宣扬道家出世思想，也“非由本怀”呢？那却不可以。这里有好些事实可作证明，姑不论《传奇》本身就说明了裴铏对道家学说确有研究，《庄》、《老》、《黄庭》等经文，如数家珍，龙虎、绛雪等丹药，了如指掌，而且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宋张君房摄取道书精要辑成的《云笈七签》卷八十八《仙籍旨诀》中，收有谷神子裴铏撰的《道生旨》一篇，“谷神”的名词就出于老子《道德经》“谷神不死，是为玄牝”，而《道生旨》的内容也全是修道的方法，裴铏对道家学说如果没有研究，是决计写不出来的。

这部书虽然以大部分篇幅宣扬了道家出世思想，带有浓厚的消极色彩，但在艺术上也颇有可取之处，它给我们开拓了非常新奇的幻想境界。唐代对外贸易发达，交通频繁，中外文化交流，接受了波斯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使幻想的翅膀展开得更为宽广，因为这两国是世界上寓言和童话无比丰富的国家，他们的幻想王国比我国庄、列寓言中所展开的幻想境界更为宽广，更加富丽多彩，仿佛太空里的飞鸟，大海中的游鱼，翔泳自如，毫无挂碍。

本书中的《郑德璘》、《崔炜》、《许栖岩》、《薛昭》、《元柳二公》、《裴航》、《张无颇》、《江叟》、《陶尹二君》等篇，设想之奇，往往使人不可捉摸。虽然作者在展开幻想的翅膀时，仍有许多摆脱不掉的束缚，还不能完全撇开时空观念，但他的幻想毕竟是从历史或生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丰富人们的思想境界，扩大幻想的领域，神游于广阔天地之间，而又不远离生活和历史的真实。

### 三

裴铏的《传奇》究竟有多少篇，现在已无可查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卷数相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六卷，并说：“《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可见《传奇》的篇数原来是很多的，可惜现在大半已佚失了，但也有好几篇本来存在，因被羼入他书或被列为他人著作而为世所未知。一九三四年燕京学社曾编有《太平广记引得》一书，《传奇》中的作品列入《引得》的共有二十四篇，郑振铎据以从《太平广记》中辑出，刊于《世界文库》第一册。不过其中《五台山池》一篇实系出于《传载》而非《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太平广记》内下注“出《传奇》，明钞本作出《传载》”，应从明钞本删去。《传奇》每篇字数均在千百言以上，仅《王居贞》篇略短，但亦无如此简单记载，显非裴铏作品。这样，《传奇》实存二十三篇。不过据南宋曾慥《类说》所引，则还有六篇《传奇》中的作品被漏辑了。这六篇就是《洛浦神女感甄赋》、《薛昭》、《元彻柳实》、《郑德璘》、《文箫》、《颜濬》。前四篇见于《太平广记》，末一篇在《太平广记》中有目无文，一九六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平广记》，已据明钞本补入，这样，五篇佚文都已有了着落，只有《文箫》一篇未被辑入《太平广记》，但它也没有佚失，被保存在宋陈元靓编的《岁时广记》里，虽然有无删节不得而

知，但能被保存下来，总是值得高兴的事。

这六篇作品所以未被《太平广记引得》编者列入《传奇》，除了《颜濬》篇是因通行的《太平广记》刻本中有目无文，《引得》编者不知它是《传奇》中的作品，以致漏列，《文箫》篇是因《太平广记》未收，所以不列入外，其余四篇都是由于《太平广记》篇末所注出处未标明《传奇》，误列为他人著作，或者因刻工误把《传奇》二字刻成《传记》，以致被《引得》编者误认为《史通》作者刘知幾的儿子刘餗作的《传记》，因而湮没不彰。其实刘餗是初唐人，他所作的《传记》正和他所作的《小说》一样，都是记的魏晋南北朝人物故事，属于六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一类，每条不出一二百字，决不会收长达千余字以上的传奇小说；何况刘餗生活在玄宗开元、天宝时代，何由得知宪宗元和、文宗大和年间的事？所以《类说》把《太平广记》篇末注明出于《传记》的作品都列在《传奇》中，是完全正确的。其中《洛浦神女感甄赋》，就是《太平广记》卷三十一中的《萧旷》；《薛昭》，就是《太平广记》卷六九中的《张云容》，至于它们的标题为什么不同，原来的篇名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则不得而知。也许是唐咸通以后，蜀中刻书之风盛行，书贾因《传奇》的内容受人欢迎，遂改窜书名和篇名，翻刻传印，李昉编《太平广记》时所得并非裴铏原书，因此题名不同，所注出处不同亦未可知。这说法并非出于臆断，从其他两篇中也可以获得一些线索，例如《类说》引自《传奇》中的《元彻柳实》，就是《太平广记》卷二五中的《元柳二公》，篇末注明出《续仙传》。《续仙传》题南唐沈汾撰，这书并没有佚失，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内容却非常简单，只有寥寥十数页，里面的神仙事迹也不如《传奇》详细。尽管李昉所见到的本子可能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不同，但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太平广记》篇末所注出处很杂乱，极难作为凭准。最奇怪的是《郑德璘》篇的篇末竟注“出《德璘

传》”，好像当时有单篇传奇小说的刻本或抄本似的。我们在《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唐人说荟》中，见到很多单篇的唐代传奇文，可见这类单行本流传颇广；《传奇》原书亡佚，其中的作品却被拆散以单篇形式流传于世，到后来竟至于连作者的姓名也逐渐湮没不传，或者被书贾胡乱署上他人的名字刊行。如果在北宋初年李昉编《太平广记》时便已经有了单篇的《德璘传》，那么《传奇》之被拆散或被改窜书名或篇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记载的一页。

把《类说》所引的六篇辑入《传奇》，那么《传奇》就有二十九篇了，但总数似乎尚不止此。我还从《太平广记》中找到《姚坤》一篇，篇末也注明出《传记》，和《萧旷》、《薛昭》二篇相同。《萧旷》、《薛昭》二篇出处注明出《传记》的既经曾慥在《类说》中列入《传奇》，那么《姚坤》也可能是裴铏《传奇》中的一篇。因为不但文笔相类，就是故事也有和《孙恪》、《马拯》二篇相似的地方，并且都是写的动物化人的故事。另外，我又在《渊鉴类函》末册鳞介部五鼈二中发见一条，开头就是“《传奇》曰”，和《岁时广记》中所引《文箫》、《颜濬》二篇的开头相同，但篇幅很短，疑非全璧，后来几次在《太平广记》中查找，才在第六十卷第五条《樊夫人》中发见全文。樊夫人又见于本书《裴航》篇内，系刘纲真君之妻，曾和裴航同舟从鄂渚归于襄汉。《裴航》篇说她是裴航妻云英之姐，一吴一唐，时代远不相及，只能当做超越时空观念的神话看待，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传奇》中的一篇，因此也加以辑录。篇末出处虽注《女仙传》，但《女仙传》在《太平广记引得》中不署撰人，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列《汉志》、《隋志》、两《唐志》所有神仙家传记一百三部四百四卷，却没有《女仙传》。五代前蜀杜光庭撰《墉城集仙录》十卷，集古代女子成仙的一百有九人，今所传佚文中也没有樊夫人即云翘的记载。此《女仙传》当系书贾妄题，实

际是裴铏的作品。

## 四

本书以明谈恺刻本《太平广记》和丛书集成本《岁时广记》为蓝本，校以南宋曾慥的《类说》，遇有文字不同的地方，辑者个人意见认为其义较胜的，就径在正文上改正，而在校勘内注出，否则仅注明某书作某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其正讹。明代刊行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清代刊行的《唐人说荟》，因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提到有“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情况，所以除在正文窒碍不通处偶而取以校补外，概不据校。《世界文库》所辑错字极多，更无取校价值。《裴航》篇用《醉翁谈录》、《清平山堂话本》二书参校，已见《绿窗新话》，这里不再复校。谈刻本《太平广记》也有不少错脱字和墨丁，本书已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现归中华书局出版）补正，他们所据以排印的是极好的明抄本，未敢掠美，也在校勘内注明。《许栖岩》、《裴航》、《蒋武》三篇，《类说》和《醉翁谈录》有比《太平广记》描写更详尽的地方，也都补入正文，这倒不是想造成一种百衲本，而是因为这二书原是节略成文，现在反比《太平广记》多出一段文字，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把它补入正文，也许倒比较接近《传奇》的原貌。但《类说》其他各篇删节极多，本书仅在用字方面斟酌取舍，因它是宋人著作，较近于原著，至于情节内容，则因它删节过甚，不能完全依据。

本书排列次序，均以每篇作品的故事发生年代为准。计代宗广德（763—764）一篇，大历（766—779）一篇。德宗贞元（785—805）七篇。宪宗元和（806—820）四篇。穆宗长庆（821—824）三篇，敬宗宝历（825—827）三篇。文宗大和（827—835）五篇，开成（836—840）三篇。武宗会昌（841—846）一篇。宣宗大中（847—859）二篇。首尾共八朝，历时近百年。但故事虽均系有发生年

代，内容却大半出于幻设和虚构，是名副其实的传奇。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历来很少人注意研究，裴铏《传奇》更湮没千年有奇。现在把它整理辑录出来，使这部久已佚失的唐人小说以比较完整的面貌重现于世，俾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作品和治中国小说史的人多掌握一种资料，似乎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

### 周楞伽

一九五七年初稿

一九七九年改写

周楞伽

## 目 次

前 言 .....	1—10
孙 恪 .....	1
昆仑奴 .....	6
郑德璘 .....	10
崔 炜 .....	14
聂隐娘 .....	22
许栖岩 .....	26
韦自东 .....	30
周 郊 .....	33
樊夫人 .....	36
薛 昭 .....	39
元柳二公 .....	43
陈鸾凤 .....	48
高 显 .....	51
裴 航 .....	54
张无頫 .....	58
马 抒 .....	62
封 陟 .....	65
蒋 武 .....	70
邓 甲 .....	72
赵 合 .....	74

曾季衡	78
萧 眇	80
姚 坤	86
文 箫	88
江 爰	92
金刚仙	96
卢 涵	99
颜 清	102
陶尹二君	108
宁 茵	111
王居贞	116

历代著录	118
------	-----

卷一	118
卷二	120
卷三	122
卷四	124
卷五	126
卷六	128
卷七	130
卷八	132
卷九	134
卷十	136
卷十一	138
卷十二	140
卷十三	142
卷十四	144
卷十五	146
卷十六	148
卷十七	150
卷十八	152
卷十九	154
卷二十	156
卷二十一	158
卷二十二	160
卷二十三	162
卷二十四	164
卷二十五	166
卷二十六	168
卷二十七	170
卷二十八	172
卷二十九	174
卷三十	176
卷三十一	178
卷三十二	180
卷三十三	182
卷三十四	184
卷三十五	186
卷三十六	188
卷三十七	190
卷三十八	192
卷三十九	194
卷四十	196
卷四十一	198
卷四十二	200
卷四十三	202
卷四十四	204
卷四十五	206
卷四十六	208
卷四十七	210
卷四十八	212
卷四十九	214
卷五十	216
卷五十一	218
卷五十二	220
卷五十三	222
卷五十四	224
卷五十五	226
卷五十六	228
卷五十七	230
卷五十八	232
卷五十九	234
卷六十	236
卷六十一	238
卷六十二	240
卷六十三	242
卷六十四	244
卷六十五	246
卷六十六	248
卷六十七	250
卷六十八	252
卷六十九	254
卷七十	256
卷七十一	258
卷七十二	260
卷七十三	262
卷七十四	264
卷七十五	266
卷七十六	268
卷七十七	270
卷七十八	272
卷七十九	274
卷八十	276
卷八十一	278
卷八十二	280
卷八十三	282
卷八十四	284
卷八十五	286
卷八十六	288
卷八十七	290
卷八十八	292
卷八十九	294
卷九十	296
卷九十一	298
卷九十二	300
卷九十三	302
卷九十四	304
卷九十五	306
卷九十六	308
卷九十七	310
卷九十八	312
卷九十九	314
卷一百	316
卷一百零一	318
卷一百零二	320
卷一百零三	322
卷一百零四	324
卷一百零五	326
卷一百零六	328
卷一百零七	330
卷一百零八	332
卷一百零九	334
卷一百一十	336
卷一百一十一	338
卷一百一十二	340
卷一百一十三	342
卷一百一十四	344
卷一百一十五	346
卷一百一十六	348
卷一百一十七	350
卷一百一十八	352
卷一百一十九	354
卷一百二十	356
卷一百二十一	358
卷一百二十二	360
卷一百二十三	362
卷一百二十四	364
卷一百二十五	366
卷一百二十六	368
卷一百二十七	370
卷一百二十八	372
卷一百二十九	374
卷一百三十	376
卷一百三十一	378
卷一百三十二	380
卷一百三十三	382
卷一百三十四	384
卷一百三十五	386
卷一百三十六	388
卷一百三十七	390
卷一百三十八	392
卷一百三十九	394
卷一百四十	396
卷一百四十一	398
卷一百四十二	400
卷一百四十三	402
卷一百四十四	404
卷一百四十五	406
卷一百四十六	408
卷一百四十七	410
卷一百四十八	412
卷一百四十九	414
卷一百五十	416
卷一百五十一	418
卷一百五十二	420
卷一百五十三	422
卷一百五十四	424
卷一百五十五	426
卷一百五十六	428
卷一百五十七	430
卷一百五十八	432
卷一百五十九	434
卷一百六十	436
卷一百六十一	438
卷一百六十二	440
卷一百六十三	442
卷一百六十四	444
卷一百六十五	446
卷一百六十六	448
卷一百六十七	450
卷一百六十八	452
卷一百六十九	454
卷一百七十	456
卷一百七十一	458
卷一百七十二	460
卷一百七十三	462
卷一百七十四	464
卷一百七十五	466
卷一百七十六	468
卷一百七十七	470
卷一百七十八	472
卷一百七十九	474
卷一百八十	476
卷一百八十一	478
卷一百八十二	480
卷一百八十三	482
卷一百八十四	484
卷一百八十五	486
卷一百八十六	488
卷一百八十七	490
卷一百八十八	492
卷一百八十九	494
卷一百二十	496
卷一百二十一	498
卷一百二十二	500
卷一百二十三	502
卷一百二十四	504
卷一百二十五	506
卷一百二十六	508
卷一百二十七	510
卷一百二十八	512
卷一百二十九	514
卷一百三十	516
卷一百三十一	518
卷一百三十二	520
卷一百三十三	522
卷一百三十四	524
卷一百三十五	526
卷一百三十六	528
卷一百三十七	530
卷一百三十八	532
卷一百三十九	534
卷一百四十	536
卷一百四十一	538
卷一百四十二	540
卷一百四十三	542
卷一百四十四	544
卷一百四十五	546
卷一百四十六	548
卷一百四十七	550
卷一百四十八	552
卷一百四十九	554
卷一百五十	556
卷一百五十一	558
卷一百五十二	560
卷一百五十三	562
卷一百五十四	564
卷一百五十五	566
卷一百五十六	568
卷一百五十七	570
卷一百五十八	572
卷一百五十九	574
卷一百六十	576
卷一百六十一	578
卷一百六十二	580
卷一百六十三	582
卷一百六十四	584
卷一百六十五	586
卷一百六十六	588
卷一百六十七	590
卷一百六十八	592
卷一百六十九	594
卷一百七十	596
卷一百七十一	598
卷一百七十二	600
卷一百七十三	602
卷一百七十四	604
卷一百七十五	606
卷一百七十六	608
卷一百七十七	610
卷一百七十八	612
卷一百七十九	614
卷一百八十	616
卷一百八十一	618
卷一百八十二	620
卷一百八十三	622
卷一百八十四	624
卷一百八十五	626
卷一百八十六	628
卷一百八十七	630
卷一百八十八	632
卷一百八十九	634
卷一百二十	636
卷一百二十一	638
卷一百二十二	640
卷一百二十三	642
卷一百二十四	644
卷一百二十五	646
卷一百二十六	648
卷一百二十七	650
卷一百二十八	652
卷一百二十九	654
卷一百三十	656
卷一百三十一	658
卷一百三十二	660
卷一百三十三	662
卷一百三十四	664
卷一百三十五	666
卷一百三十六	668
卷一百三十七	670
卷一百三十八	672
卷一百三十九	674
卷一百四十	676
卷一百四十一	678
卷一百四十二	680
卷一百四十三	682
卷一百四十四	684
卷一百四十五	686
卷一百四十六	688
卷一百四十七	690
卷一百四十八	692
卷一百四十九	694
卷一百五十	696
卷一百五十一	698
卷一百五十二	700
卷一百五十三	702
卷一百五十四	704
卷一百五十五	706
卷一百五十六	708
卷一百五十七	710
卷一百五十八	712
卷一百五十九	714
卷一百六十	716
卷一百六十一	718
卷一百六十二	720
卷一百六十三	722
卷一百六十四	724
卷一百六十五	726
卷一百六十六	728
卷一百六十七	730
卷一百六十八	732
卷一百六十九	734
卷一百七十	736
卷一百七十一	738
卷一百七十二	740
卷一百七十三	742
卷一百七十四	744
卷一百七十五	746
卷一百七十六	748
卷一百七十七	750
卷一百七十八	752
卷一百七十九	754
卷一百八十	756
卷一百八十一	758
卷一百八十二	760
卷一百八十三	762
卷一百八十四	764
卷一百八十五	766
卷一百八十六	768
卷一百八十七	770
卷一百八十八	772
卷一百八十九	774
卷一百二十	776
卷一百二十一	778
卷一百二十二	780
卷一百二十三	782
卷一百二十四	784
卷一百二十五	786
卷一百二十六	788
卷一百二十七	790
卷一百二十八	792
卷一百二十九	794
卷一百三十	796
卷一百三十一	798
卷一百三十二	800
卷一百三十三	802
卷一百三十四	804
卷一百三十五	806
卷一百三十六	808
卷一百三十七	810
卷一百三十八	812
卷一百三十九	814
卷一百四十	816
卷一百四十一	818
卷一百四十二	820
卷一百四十三	822
卷一百四十四	824
卷一百四十五	826
卷一百四十六	828
卷一百四十七	830
卷一百四十八	832
卷一百四十九	834
卷一百五十	836
卷一百五十一	838
卷一百五十二	840
卷一百五十三	842
卷一百五十四	844
卷一百五十五	846
卷一百五十六	848
卷一百五十七	850
卷一百五十八	852
卷一百五十九	854
卷一百六十	856
卷一百六十一	858
卷一百六十二	860
卷一百六十三	862
卷一百六十四	864
卷一百六十五	866
卷一百六十六	868
卷一百六十七	870
卷一百六十八	872
卷一百六十九	874
卷一百七十	876
卷一百七十一	878
卷一百七十二	880
卷一百七十三	882
卷一百七十四	884
卷一百七十五	886
卷一百七十六	888
卷一百七十七	890
卷一百七十八	892
卷一百七十九	894
卷一百八十	896
卷一百八十一	898
卷一百八十二	900
卷一百八十三	902
卷一百八十四	904
卷一百八十五	906
卷一百八十六	908
卷一百八十七	910
卷一百八十八	912
卷一百八十九	914
卷一百二十	916
卷一百二十一	918
卷一百二十二	920
卷一百二十三	922
卷一百二十四	924
卷一百二十五	926
卷一百二十六	928
卷一百二十七	930
卷一百二十八	932
卷一百二十九	934
卷一百三十	936
卷一百三十一	938
卷一百三十二	940
卷一百三十三	942
卷一百三十四	944
卷一百三十五	946
卷一百三十六	948
卷一百三十七	950
卷一百三十八	952
卷一百三十九	954
卷一百四十	956
卷一百四十一	958
卷一百四十二	960
卷一百四十三	962
卷一百四十四	964
卷一百四十五	966
卷一百四十六	968
卷一百四十七	970
卷一百四十八	972
卷一百四十九	974
卷一百五十	976
卷一百五十一	978
卷一百五十二	980
卷一百五十三	982
卷一百五十四	984
卷一百五十五	986
卷一百五十六	988
卷一百五十七	990
卷一百五十八	992
卷一百五十九	994
卷一百六十	996
卷一百六十一	998
卷一百六十二	1000

##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①。至魏王池②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③，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④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慚入户，使青衣⑤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⑥，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⑦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缯，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忽遇表兄张閒云处士⑧。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⑨，愿携衾绸⑩，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